

席 勒

何政广 / 主编 李维菁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Egon SCHIELE

J233/42
:40
2006

世 界 名 画 家 全 集

维也纳表现派天才画家

席 勒

Egon Schiele

何政广 ◎主编

李维菁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图登字：03-2002-0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席勒 / 李维菁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0

(世界名画家全集 / 何政广主编)

ISBN 7-5434-6358-X

I . 席... II . 李... III . ①席勒, J.C.F. (1759 ~
1805) - 生平事迹 ②油画 - 作品集 - 奥地利 - 现
代 IV. ①K835.165.6 ②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9019号

世界名画家全集

席 勒

主 编 / 何政广

编辑主持 / 袁鸿蕙

责任编辑 / 陈爱儿

设 计 / 赵 妍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050061)

监 制 / 今日美术馆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中华儿女印刷厂

开 本 / 720×960mm 1/16 12.5印张

版 次 / 200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58-X

定 价 / 580元(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授权

序 言

何政广

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是奥地利维也纳表现派画家，享年仅有28岁，生命非常短暂，是一位天才型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光辉照耀着欧洲的艺坛。

席勒于1906年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1907年，17岁的席勒认识了比他年长28岁的克里姆特，以素描作品向克里姆特请教，克里姆特赞赏他的天分。1908年，席勒进入维也纳工坊——当时前卫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并参与表现主义支流——维也纳分离派绘画展览活动。两年后，开始描绘自画像连作。1911年，席勒在维也纳近郊克鲁矛（Krumau）画了很多肖像画。他的模特儿——克里姆特介绍的少女沃利，经常在席勒濒临绝望时，给他支持与鼓励。一年后他回到维也纳，开始热衷于风景画的创作。1914年尝试铜版画。1915年他与伊迪丝·哈姆斯结婚。1918年3月，他举行大型个展，艺术创作达到高峰。不幸的是，在这一年10月，维也纳蔓延流行性感冒，他怀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因此而去世，席勒亦随之染上流行性感冒而在10月31日去世。

席勒一生饱受挫折，三岁丧姊，15岁失去父亲，不时被“死亡”与热爱生命的渴望所困扰。因此他的作品是禁欲的、严肃而神圣的。他的画面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生活的挣扎与苦闷。

席勒在1918年呕心沥血完成全家福《家庭》，他不但画上了妻子和自己，甚至将那还未出世的婴儿也画了进去。这些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对席勒来说，不过是一场遥远又支离破碎的梦。在创作《家庭》时，席勒脑海里不时浮现达·芬奇名作《圣安娜》的巨影，席勒以黑暗狭窄的房间取代《圣安娜》的幻想风景，代替达·芬奇那著名的衣裳皱纹的是袒露身体的席勒夫妻，一丝不挂，坦诚相见，反而令人感到生命的真挚。

席勒的作品，特别强调人手和脸部的肌肉神经与血管，以及刹那之间的表情，并且细微地刻画出来。他画中的裸体或者着衣身体，颈肩与四肢筋肉，看上去好像不停地在扭动、跳跃、交错与伸展，姿势复杂多样，但是整体看来是那么地息息相关，并且融会一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完整的生命在延续、灭亡和瞬间的燃烧，还有情绪随时的变化与成长、肉体每一部分的起伏与情欲及其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冲动等，所有人类生命内在每一刻的跃动和需求。

席勒一直深信画家的眼睛是观察对象的第二只手。他常自问绘画为什么不能说是一种预言。事实上，绘画本身就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见。席勒毕生崇拜的凡·高与蒙克，与其说是画家，不如说是预言家或者观察家更为贴切。他们都致力于探索与发掘躲藏在人类内心的热情，不断地将其落实在视觉与触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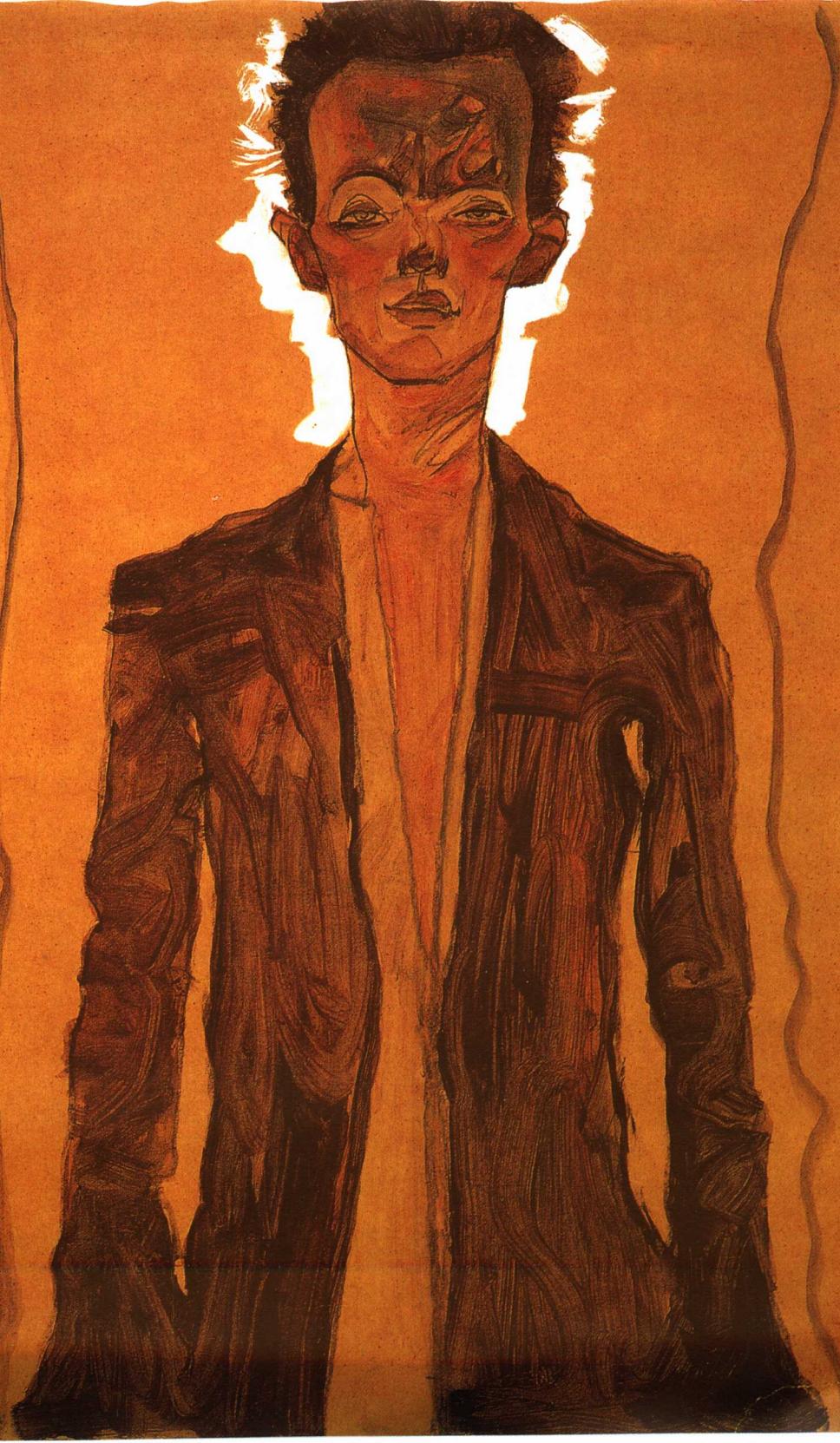
目 录

维也纳表现派天才画家——

席勒的生涯与艺术.....	2
时代的背景：人类从未有过的孤寂.....	2
惨绿少年时期.....	5
离开维也纳艺术学院.....	8
维也纳分离派的兴起与席勒.....	9
克里姆特与席勒.....	11
席勒与维也纳工坊.....	13
早期的风格.....	14
崭露头角.....	23



创作的主题：自画像.....	28
活跃画坛：参加新艺术家展.....	51
肖像与人物画：一种孤独的存在.....	53
丑闻.....	86
往国际发展.....	100
婚姻.....	139
军队生活.....	149
悲剧.....	165
席勒年谱.....	189



510

维也纳表现派天才画家—— 席勒的生涯与艺术

早在1895年托尔斯泰的《论艺术》中就曾说到，艺术成为一个由审美家编造出来的谎言，艺术的作用不过是沦为娱乐而已。托尔斯泰并不是惟一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在欧洲的传统中，长久以来，审美家及其论点都笼罩在写实主义这把庞大的保护伞下，但是，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却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且逐渐式微。

过去的审美论者，往往在讨论艺术作品时，以“美”作为一切艺术讨论的终极与避难所，甚至还赋予其艺术道德上的内涵。这样的理论方式早已不足以应付新时代的需求。在19世纪末现代主义以后的讨论中，艺术的定义被扩大、深化，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艺术适用于对付生命中的种种问题与呈现生命中的终极恐惧。特别是当欧洲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社会动荡不安，过去的艺术论以及审美观整个瓦解。

时代的背景：人类从未有过的孤寂

在一片充满不安全感与普遍虚无失落的社会气氛下，人们对于存在本身的问题与病症，有更为深入的体会与观察，这也是

穿着咖啡色外套的自画像
1910年 水彩、画纸
44.9cm×31.3cm
(前页图)



1906年手中拿着调色盘的少年席勒



持调色板的自画像
1905年 铅笔、木炭、
画纸 24.9cm × 16.4cm

心理分析学派得以壮大的社会必要条件。心理分析学派深深影响了现代主义以降的知识分子，他们倾向于对中产阶级所披戴的理性、实证主义者外观和道德符码下的伪善和粗暴加以拆解。

作家穆西尔（Robert Musil）在他的第一本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中写道：“那些美学上的知识分子灵魂，倾向于通过观察找出定律和公众道德，因为这些人就是这样被养大的，而且他们甚至继续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一切未经雕琢的、有生命力的创造，以及一切更为细腻幽微的精神活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有安全感。”

灵魂黑暗的力量和那些在意识之外不被人理解的能量，过去一直被理性所主导的学术界鄙视和忽略，一切都以现实知识与理性认知作为经验判断的基础。在这个理性与实证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如今却深受怀疑。理智、意志力，以及从实证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有价值，如今却因发现了不受控制的人类潜意识力量而遭到质疑。

1916年出版，由巴尔（Herman Bahr）所写的《表现主义》一书中，曾这样形容这个时代：“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被恐惧动摇，如此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这个世界从未如此死寂，人类从未如此渺小、如此惊慌，欢乐从未如此遥远而自由从未如此无望，人类随着他的灵魂哭泣，整个时代为一个目的而哭喊，哭喊着他们的需要。艺术也是，哭着进入底层与黑暗中，哭着求助，伴随着精神哭泣，世界秩序动摇了，人类深深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人类首度感受到自己如此无助、无家可归，这些感受爆发出一种深层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表现主义这一时代的画家最主要的情感与生命经历，他们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心理分析学派处理的最终极问题。

埃贡·席勒出生时的维也纳，仍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奥匈帝国。这个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拥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在最后一百多年濒临衰颓，种族冲突不断。席勒和许多20世纪初出生并居住在这里的伟大艺术家、作家与知识分子一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于时代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无疑更为敏锐，因

为死亡、灾难、悲剧日复一日地围绕着他们的生活上演。维也纳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帝都，这里有着最华丽的建筑与事物，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前来居住。在帝国兴盛时期，维也纳是欧洲的十字路口，不同国家的人民经由这个国际大都会，通过四散的交通网前往欧洲各地。更有许多外国人，前来寻找工作，期望建立美好生活。关于维也纳的美酒、华尔兹、宫廷与森林景貌，常常是音乐、小说中盛赞的迷人景象。

当时的维也纳也是现代学术蓬勃发展之处。作家、音乐家、学者经常在咖啡馆中互相争执，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也在这里彼此攻击。在这个奥匈帝国的首都，人们目睹了一个繁华帝国的衰弱和瓦解，人们沉溺在一切衰颓的末世气氛中，所有的文学、哲学和心理学也都钻研着这些巨大的困惑。撰写《人类末日》的作家、文化论者克劳斯（Karl Kraus）曾形容维也纳是“世界末日的研究站”。但是，这些“末日”研究却对新时代的学术以及思想的建立有着重大的贡献。

事实上，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末年，维也纳早已不存在浪漫的景象，中产阶级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悬殊的贫富差距下，维也纳一边是贵族与中产阶级粉饰太平的歌舞升平，另一边则是贫民窟的暴动。当时的维也纳又以放纵而闻名，尤以唾手可得的女郎、童妓最为出名，太多贫穷家庭出身的儿童与少年为求温饱出卖自己的肉体。中产阶级自日固守自己赖以生存的保守道德观，夜里却又放荡地纵情于酒与性欲，性病成为当时维也纳流行的疾病。

那些企图推翻固有虚伪面具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常以中产阶级可笑的道德观与性欲放纵之间的矛盾作为创作题材。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面对：自己心目中的梦幻都市维也纳早已残破不堪，这不但是维也纳中产阶级的普遍态度，也是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看法。因为现代主义的共识就是要挖掘人类底层的真实，讨厌覆盖其上的虚伪梦幻，这对表里不一的中产阶级是相当大的冒犯与打击。



向右的自画像 1907年
油彩、画布 32.4cm×31.3cm



想要揭开虚假面具的人们聚在一起，比如作家克劳斯的《人类末日》描写了统治阶层的腐败；身为医生的史尼茨勒由于关心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性而专攻催眠术，同为作家的他撰写戏剧、小说，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同地位和信仰的人迫切的性需求，他的小说《古斯托上尉》揭发了军队教条的虚无；作家韦德肯则直接描写性欲及其暴力面；作家穆齐尔也在小说中强调性欲的驱动力；作曲家勋伯格和他的学生贝尔格、韦伯恩则发展出新的作曲形式，因为这个形式相当戏剧化，被传统人士批评为毁了音乐。而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当时也都在维也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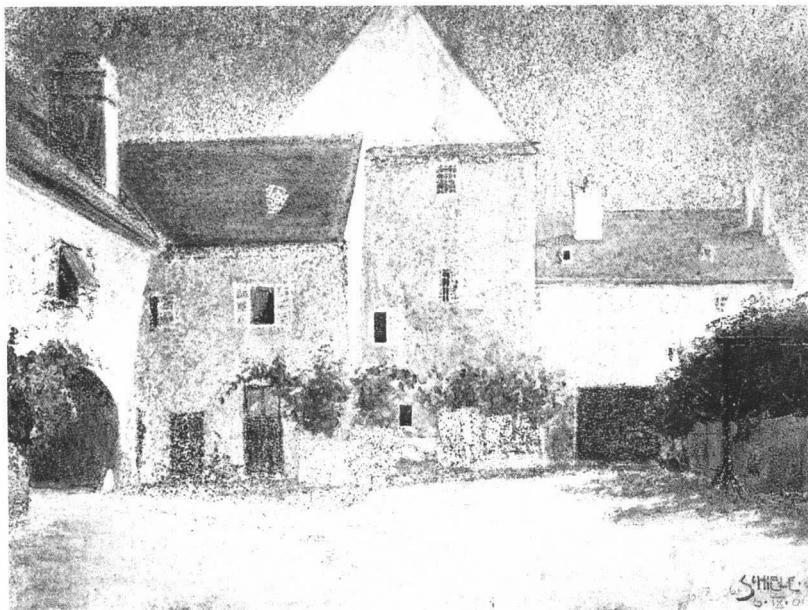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维也纳还住着日后成为心理大师的弗洛伊德，他提出了“潜意识”，并相信掌管潜意识的是性欲。弗洛伊德的观点日后成了现代心理学的基本看法。不同领域的革命家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彼此影响，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因而更加坚强。

在视觉艺术方面，则有一批建筑师、设计家与画家组成了奥地利视觉艺术学会，以分离派为主。分离派这个名字借自德国慕尼黑的一个艺术团体。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的创办人，也是维也纳现代艺术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克里姆特之后，年轻一辈的柯克西卡、席勒随着表现主义潮流的兴起，也成为维也纳最重要的艺术家。这整个时代的艺术，正是对人类应付恐惧、死亡、性欲、暴力等黑暗力量，苦苦追寻生命的意义的一页批注。

惨绿少年时期

1890年6月12日，席勒生于维也纳附近多瑙河畔的小城杜伦，他从母系继承了波西米亚血统，父亲虽然也出生于维也纳，但是父系的祖先却来自于北德的新教徒区。源自他血统中的两个矛盾特质，自省与不确定，日后一直出现在他的艺术与言论中。

席勒的父亲在杜伦的火车站担任站长，他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岁月。杜伦与维也纳相距只有30公里，位于奥匈帝国最忙碌的铁路线上。席勒的父亲阿道夫很以自己的地位为傲，他是个公务



克洛斯特纽堡的庄园
1906年 不透明水彩、纸
36.9cm × 47.6cm

员，经济有保障，可以为家庭提供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就像其他许许多多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产阶级一样，他们关心社会，但眼界狭小，无法想像其他阶层的生活。

席勒自小表现出绘画天分，他的父亲与祖父也都喜欢画画。1902年秋天，席勒到邻城克莱门上中学，第二年又转到维也纳北边的克洛斯特纽堡就读。1904年，他的父母与两个妹妹也搬到这里，因为他的父亲阿道夫由于精神疾病恶化，被迫提早退休。

没多久阿道夫就陷入完全的疯狂状态，1905年去世，年仅54岁。后来发现阿道夫早在婚前就染上了梅毒，这也是他疯狂与死亡的原因。

阿道夫的过世对席勒的影响很大，长大后他常常相信父亲的鬼魂曾来拜访他。席勒对他的母亲逐渐冷淡，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母亲对父亲不够思念。席勒怀恨母亲，常向友人抱怨；而母亲也常向亲戚抱怨他的态度。

但是，席勒和他的小妹格蒂的感情非常亲密，甚至有不少人揣测他对格蒂怀有性欲与男女之情。格蒂少女时期就曾担任席勒的裸体模特儿。席勒16岁的时候曾经有个奇特的想法，他想带12

岁的格蒂搭火车到特里斯德去，在当地旅馆的双人房过一夜，因为那里曾经是他们的双亲度蜜月的地方。

席勒的父母对他们兄妹俩的过于亲密也不太放心。有一次阿道夫发现席勒和格蒂关在房间里许久不出来，他生怕出乱子，破门进去，却发现两人只是在冲洗相片，当时的席勒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业余摄影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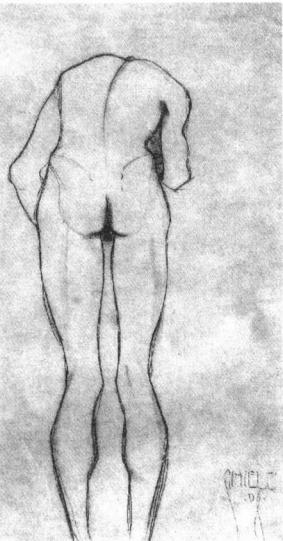
阿道夫也对席勒的艺术天分感到不安，希望席勒能够像他一样，在政府机构里担任要职，过着中产阶级令人羡慕的安逸生活。身兼席勒的姨父和教父的齐哈采克在阿道夫过世后担任他的监护人，他也认为应该阻拦席勒往艺术方面发展的野心。齐哈采克也在铁路方面工作，职位比阿道夫还高。齐哈采克对于席勒在学校的表现相当担忧，因为席勒除了绘画与体育之外，什么都不行。

席勒的性格孤僻、激烈、退缩、不实际，不是个容易被人了解和喜欢的孩子。1910年，他曾在学生时期的手稿中写道：“我掉进无穷尽的死城和坟墓中……我那些差劲的老师全都是我的敌人，他们和其他人都不了解我。”

不过，也是在这里，席勒遇到了几位开发他艺术天分的重要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老师——画家斯特劳赫（Ludwig Karl Strauch）。他自1905年起在这里任教，在结束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学习后，他就投入一种多彩多姿的生活，曾在南非和波尔人打仗，也曾到过印度和远东旅行。另外，还有克洛斯特纽堡的画家卡雷尔（Max Kahrer）、波克尔（Wolfgang Pauker）博士（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圣奥古斯丁教派会员，同时也是艺术史学家），这三位老师都发现席勒在绘画上有相当优异的天分，并推荐他接受更多的绘画训练。其中，斯特劳赫让席勒使用自己家中的画室。席勒在克洛斯特纽堡创作出一系列的风景水彩画，表现相当出色。

在斯特劳赫的鼓励下，席勒在1906年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受教于格里彭克尔（Christian Griepenkerl）。席勒曾计划进入维也



裸妇背影 1908年
炭笔画纸
44.6cm × 29.7cm

纳艺术与工艺学校，当时这所学校与对手维也纳艺术学院齐名。克里姆特也曾在维也纳艺术与工艺学校当过学生；柯克西卡曾于1906年在这个学校学习，并且很快地成为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但是，席勒最终没进维也纳艺术与工艺学校，虽然这个学校的教授对于年轻席勒的作品印象深刻，但是却推荐他去读对手学校。席勒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1906年秋天起就读。如果那一年希特勒也通过了考试，他就会是席勒的同学了。

16岁的席勒进入了艺术学院，也因此搬到维也纳居住，从童年居住的小城来到了大都会。他的姨父兼监护人齐哈采克在奇库斯街有栋房子，席勒在这里有个自己的小房间。在充满贫民与犹太人的李奥波德城区里，这里算比较像样的街道，席勒每天走路到施勒尔广场的艺术学院上课，距离不算远。这里也相当靠近艺术史博物馆。席勒不太在意他的姨父，姨父虽然没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在金钱上倒是颇为慷慨，席勒也画了不少他的画像。



维也纳艺术学院内静物课程的上课情形

1906-1907年 摄影

离开维也纳艺术学院

有艺术天分的年轻人，非常容易与学院的课程和教师产生冲突与摩擦，席勒也不例外。维也纳艺术学院的课程是比较传统的，以临摹古代艺术品、构图、写生、解剖学、透视这些课程为主。这些课程都以传统固定的模式，强迫学生下苦工夫，学生难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想像与创造力，开始的时候席勒还顺服于这样的课程，但是最终还是跳起来反抗这种呆板的教学方式。

席勒的老师格里彭克尔自1874年起便在艺术学院任教，在维也纳以历史画、肖像画和壁画闻名，专精19世纪中叶以前惯用的古典神话和寓言的绘画素材。格里彭克尔在教学上相当重视传统与技巧的训练，不鼓励学生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活力，这与席勒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冲突。格里彭克尔不只和席勒关系紧张，这样的教学方式使他和其他许多学生也相处不好。席勒在艺术学院

待了三年，1909年离开了学校，三年是取得学院基本学历的最短年限。席勒和其他学生可以说上演了一出小型的出走，因为这群学生不满艺术学院的校风与立场，尤其对格里彭克尔不满。这些学生在离校前向教授提出了13个问题，对学院的教授提出质疑。问题包括“自然是像教授们认识的那样吗？”“只有学院能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吗？”其实，这些也正是1897年创立的维也纳分离派艺术家所提的疑问。

这样的冲突与紧张终于导致他在1909年4月离开了维也纳艺术学院。年轻的席勒与几位在艺术理念上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新艺术家团体”，1909至1910年间，他们的作品在画商皮斯科（Pisko）的艺术沙龙（Schwarzenbergplatz）展出，很快地就获得公众的瞩目。席勒再也不是无名小卒。在1909年维也纳的分离派艺术展中，席勒就有四件画作参展，当时的席勒早为众多批评、毁谤、咒骂所缠身。不过，在艺术展期间，席勒认识了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人物——艺评人、作家勒斯勒尔（Arthur Roessler），勒斯勒尔对于席勒的画作十分赞赏，终其一生都在大力推动席勒的艺术。也因勒斯勒尔的推荐，重要的收藏家雷尼豪斯（Carl Reininghaus，1857～1929）也开始收藏席勒的画。当时席勒年仅19岁。

当席勒1906年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分离派已经创立了好一段时间了。

席勒和他同辈的画家们对艺术最早的认知是刚萌发不久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打败了传统艺评的论点，大量的国际性展览与交流相继举行，新的艺术理念与改革也广为各国艺术家所交流。在此期间，维也纳最重要的现代艺术代表，自然就是由画家克里姆特创立的分离画派了。

维也纳分离派的兴起与席勒

在视觉艺术的领域中，现代主义画家与其他现代主义者一起推动新的概念，其中建筑家和设计师最为重要。他们组成了奥地

利视觉艺术协会，也称做分离派，这个名字源自慕尼黑的一个艺术团体，后来被视为表现主义的支流。

维也纳的分离派与慕尼黑的分离派类似，前卫艺术家被现有的公共展览场所拒绝后，维也纳分离派希望给他们一个展出作品的空间（他们在1898年举行首次展览）。当时艺术界地位最高也最保守的是艺术协会，会员囊括了所有重要画家，也拥有全维也纳惟一的展览场地——艺术厅。分离派为了教育大众，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偏狭与无知，不仅邀请了维也纳的艺术家，也邀请了拥护前卫概念的外国艺术家。当时的维也纳大众普遍忽略精彩的法国画家，也忽略英、德、荷兰等国的艺术进展。只有少数人知道马奈，更不用说高更、修拉、凡·高了。

分离派的首次展览意外地成功，人们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开始觉得现代主义的作品并不都是洪水猛兽。分离派从展览中赚到不少钱，于是这个团体决定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展览馆，以便将来继续举办画展。这个展览馆的设计者是奥尔布里希（Josef Maria Olbrich），他本人也是分离派的创办者之一。这栋建筑完成后有个绰号，叫做“甘蓝菜类”。

其实分离派早期的展览并不激进，首次展览所邀请的画家包括许多守旧的人物，比如勃克林、史都克和克诺普夫。分离派较前卫的作品主要是当时的“新艺术”（Art Nouveau），这种风格在德国被称为“青年风格”。在奥地利则因为分离派展览的成功，很快地又被称为“分离派艺术”。

维也纳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团体“维也纳分离主义”在1897年由克里姆特创立，风格受到新艺术与象征主义的影响。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画家、建筑师、设计师等，他们的作品既受到艺评的赞扬，也获得一般民众的喜爱。这个艺术团体的风格与效应，反映了维也纳这个城市在当时作为现代艺术的摇篮的风貌。

19世纪末，对末世乱象的恐惧，被化为妖女般的形象传达出来；艺术家们的表现手法经常是团状构图，混沌地表现女性的身体与姿态，发丝张狂，表情邪恶。在分离派代表人物克里姆特、席勒的作品中，世纪末日妖孽尽出；挪威的蒙克也创作了许多带



维也纳分离派美术馆
(落成时摄影) 1900年



有死亡气息的女性图像，画面中布满阴郁、神经质的气氛，这些不仅是画家精神状态的写照，也是时代氛围的反映。对阴性力量的恐惧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化身为缪斯女神，降临在画家的梦境里，当她以媚眼凝视观者时，不仅挑动起欲望，也召唤恐惧。

分离派也是以脱离学院派艺术和历史回顾主义为目的的新造型运动，主张个人的自由表现，尊重个性创造。分离派的造型和“新艺术运动”的曲线表现完全不同，以强调直线的简明感觉为主，支配了当时的流行样式。分离派重镇包括以绘画领域为运动中心的慕尼黑、柏林和以建筑、工艺为主的维也纳，深受罗斯金和莫里斯的影响。

分离派的第二次展出偏重在实用艺术上，这是当时新艺术关心的重点。他们希望能赶上英国艺术与工艺蓬勃发展的脚步。从此以后，分离派的展览走向就比较前卫了。这也可以说是将后印象派介绍给维也纳人的一次展览。

克里姆特与席勒

分离派的首任会长是克里姆特，这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克里姆特的主张与成就在当时都最具代表性，他的作品最能表现维也纳现代主义的特质。

克里姆特生于1862年，他的画作呈现出柔和的印象主义和强烈的装饰性这两大风格，另外，他丰富的想像力则具备了象征主义与新艺术的内涵。

克里姆特尝试了许多装饰性的元素，比如他将金、银叶用在画面上。他认为自己既是艺术家也是装潢设计师。不过，他在成为装潢设计师这条路上却受到了一些挫折。克里姆特曾受维也纳大学委托设计学校大厅的天花板，但是，当他的设计在分离派展览中发表时，却引起了当局的强烈反对。因为克里姆特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画了三个风格非常强烈又暧昧的裸女，用来代表哲学、医学与法律。也因为这三个裸女的毛发清晰可见，而惨遭当局的反对。